

The TORMENT

他人的
痛苦

OTHERS

薇尔·麦克德米 — 著

Val McDermid

陈杰 —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013068625

I561.45
906

他人的痛苦
The Torment of Others

(英) 薇尔·麦克德米 著
陈杰 译



I561.45
906



北航

C1676223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HE TORMENT OF OTHERS by VAL MCDERMID

Copyright: © 2004 BY VAL MCDERMI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GORY & COMPANY AUTHORS' AGENT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他人的痛苦 / (英) 麦克德米著；陈杰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8

ISBN 978-7-5133-1341-4

I . ①他… II . ①麦… ②陈… III .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97432 号



谢刚 主持

他人的痛苦

(英) 薇尔·麦克德米 著；陈杰 译

责任编辑：邹 璞

责任印制：韦 舰

装帧设计：@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910mm×1230mm 1/32

印 张：11.125

字 数：235千字

版 次：2013年8月第一版 2013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1341-4

定 价：35.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北航

C1676223

午夜文库——

菲尔·麦克佛米
心理追凶系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薇尔·麦克德米

薇尔·麦克德米一九五五年出生于苏格兰法夫郡的海滨小镇柯尔卡迪，十七岁即被牛津大学录取，研读文学。毕业后她长期从事记者工作，对敏感事件的嗅觉和对真相的执著追求在她日后的作品中有鲜明的体现。她先以一部舞台剧在剧场崭露头角，之后在一九八七年出版了第一部侦探小说《谋杀报道》。三本小说问世后，薇尔放弃记者工作，全职写作，终于在一九九五年以临床心理学家托尼·希尔和总督察卡罗尔·乔丹为主角的《人鱼之歌》摘得英国犯罪作家协会金匕首大奖。二〇一〇年，她再次获颁代表终身成就的钻石匕首奖，进入侦探小说大师殿堂。此外，她还斩获了安东尼奖、巴瑞奖等诸多侦探小说国际奖项。除了写小说，麦克德米还为一些英国报纸撰写推理小说评论，并经常在BBC主持节目。

薇尔·麦克德米主要有三个系列的作品，除了希尔－乔丹系列外，还有女同性恋自由记者林赛·戈登系列，以及曼彻斯特女调查员凯特·布兰尼根系列，均广受好评，全球销量逾千万册。麦克德米的作品节奏明快，有通俗小说的动作场面，也有类型小说的繁复情节，更有关怀社会的严肃主题。她的作品还常带有高度写实的特色，以及阴郁的氛围，被称作苏格兰黑色作家中的代表人物。

作品年表**托尼·希尔与卡罗尔·乔丹系列**

- The Mermaids Singing (1995)
- The Wire in the Blood (1997)
- The Last Temptation (2002)
- The Torment of Others (2004)
- Beneath the Bleeding (2007)
- Fever of the Bone (2009)
- The Retribution (2011)
- Cross and Burn (2013)

林赛·戈登系列

- Report for Murder (1987)
- Common Murder (1989)
- Final Edition (1991)
- Union Jack (1993)
- Booked for Murder (1996)
- Hostage to Murder (2003)

凯特·布兰尼根系列

- Dead Beat (1992)
- Kick Back (1993)
- Crack Down (1994)
- Clean Break (1995)
- Blue Genes (1996)
- Star Struck (199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致 谢

像往常一样，我欠了那些慷慨地给予我时间与专业知识的人们很多人情，他们使我的作品在专业上保持了精确。我感谢格林菲尔德女子协会，她们促使我写下了这个故事；感谢安格斯·马歇尔在涉及法庭的计算机知识方面给我的建议；感谢雷·莫瑞博士在地质学方面的帮助；感谢苏·布莱克博士在病理学方面的帮助；感谢布丽吉特·巴利在法律程序上的帮助；还有已故的凯西·威尔克斯，她是第一个让我注意到头脑和身体之间产生的问题的人。

哈珀柯林斯公司的朱丽叶·维斯多姆和安妮·奥布莱恩，格里高利财富管理公司的简、布罗、安娜、克莱尔和泰瑞，瑞文戴尔的特里娜·弗雷，以及海岸公司的肯和罗宾逊，他们都给予了我长久的支持。

我在文中引用的 T.S. 艾略特^① 的《四个四重奏》的句子，得到了

①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 (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 – 1965)，美国和英国诗人、评论家、剧作家，一九四八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① 该书出版方法贝尔出版社^① 善意的许可。

本书也献给莱斯利、桑德拉、朱丽叶、简、玛利亚、梅尔、玛格丽特、妮基、简妮、保拉、杰、戴安娜、斯黛拉、雪莉、达芙妮和芭芭拉·艾尔，她们是我强大的妇女联盟。我们都从战场上带回伤口，是她们悉心照料我，直到我康复。我向她们致以爱和感激。

^①英国一家独立出版社。T.S.艾略特曾是该出版社的编辑。

而他人的痛苦依然是一种经验，
没有限制，也不为以后的磨蚀所损耗的经验，
人民经历沧桑变化，堆满微笑，但是痛苦永存。

——T.S. 艾略特《四个四重奏·干塞尔维奇斯》

这儿有着一切的迫害、苦难、惊奇和骇愕；求神圣把我们带出这可怕的国土吧！

——莎士比亚《暴风雨》，第五幕第一场

目录

1	第一部分
19	第二部分
99	第三部分
229	第四部分

第一部分 ——

警察却不一下来支持你。不过光想真的要感谢没有算入证据的是，那些会让人崩溃的声音。单向度非去不可的单向道，是相当的一致被称做“音墙”。连一只狗，跳出中立而以神经质的方式“发声”抗议，才会令你第一直直的声音“发声”，来疏导因对事物的负面而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的声音。但请记得，当子女跟家长孩子出墨迹，“音墙”随时会将你关在里面，关在里面的孩子，会慢慢变成你的囚禁。所以你得学会如何在墙上打洞，又学会跟孩子一起找到墙上的洞口，中止僵化的亲子互动。母亲一没空，一没时间，便同相逢一样忘了走到孩子身边。来自母亲的爱的关怀和理解，需要通过五真挚的关心和同情。而永远一个样地要求孩子不要“发声”的父母，大概更应该反省一下自己身上到底有什么问题，是否自己

只是因为听得见那些“声音”，并不意味着你已经疯了。你用不着太聪明也能懂得这一点。即便你真的做了那些让陪审团恶心到想吐的事情，至少你能知道这不会使你变成一个疯子。人们的脑海中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声音”，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像看电视一样，即便看的时候相信电视里播出的内容，但所有人都知道那不是真的。想象出它们的那些人，并没有指望让你去相信。保持理性。

所以你并不担心，或者说你不太担心。没错，他们说你疯了。法官宣布了你的名字，德里克·泰勒，并在你的名字上贴上了疯子的标签。尽管法官是个阴险的家伙，但他压根不知道自己只是跟着你的计划在走。只有采取这种方法，才能避免犯下这种罪行时通常会遇见的死亡判决。如果你能让陪审团相信你在犯案时精神失常了，那他们就知道犯案的其实并不是你，而是你心中的魔神。如果不是本质上很坏，而是精神上出了问题，那你就应该是能被治愈的。这正是他们把你关在精神病院而不是号子里的原因。这样，医生就能围着你的脑瓜打转，尝试着把破碎的地方修补好了。

当然了，如果根本没有地方破碎的话，那你最好把嘴巴闭紧，不让那些人发现你和他们一样清醒。等到时机合适的时候再侃侃而谈不

迟。要让那些人觉得他们施展的魔法成功了，把你变成了一个能够重新融入社会的人。

当“声音”为你解释这一切的时候，事情听上去非常简单。你确信自己一定不会失手，因为“声音”反复地在你的脑海中出现，你只要闭上眼睛默念出下面这句话就可以高谈阔论起来：“我是‘声音’，我是你的‘声音’。我是出于好意才让你那么干的。我是你的‘声音’。好好听着，我们的计划便是如此。”这句话就是开关，这句话一直深植于你的脑海中。它对你仍然具有深刻的含义。至少你是这么想的。

但毕竟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停留在沉默的错误里，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你对你的执着异常自豪。因为“声音”里还夹杂着其他一些东西。你必须接受真正的疯子所要进行的疗程，必须参加医生们诱使你说话的咨询，更不要提责骂某人时声嘶力竭的大声号叫了。还有那些天天会有的电视声和音乐声，它们每时每刻都在你的脑海中对你的“声音”进行干扰。

你能用来反击的只有“声音”和诺言，承诺计划必将在合适的时刻实现。接着你会离开那儿，去做那件最适合你的事情。

——屠戮妇女。

在绑架的最初六个小时内找到被绑者，否则你找的便只是具尸体。

在绑架的最初六个小时内找到被绑者，否则你找的便只是具尸体。

这句关于失踪儿童的咒语一直在嘲弄着堂·梅里克警督。时间已经进入第十六个小时，还在不断流逝。蒂姆·戈尔丁的父母所能做的也只是计算时间的流逝，计算着把他们的儿子越拉越远的每一分钟。他不必多想就能知道他们的感觉。他是个父亲，知道当孩子原因不明地突然消失时他们的父母感受到的本能恐惧是什么样的。大多数时候，失踪的孩子们都能很快面带笑容、毫发无损地重新出现在父母面前。但即便如此，孩子的失踪还是会在父母心里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

但有时他们没有这样的好运。也没有愤怒——当孩子再次出现时，愤怒会冲走心头的恐惧。现在这种恐惧只能一直延续下去。梅里克知道无论是死是活，只要一刻不找到蒂姆·戈尔丁，阿拉斯塔尔·戈尔丁和谢莉·戈尔丁感受到的恐惧就会持续增长。梅里克非常清楚这一点，因为他见证过加里·勒弗雷和帕姆·勒弗雷的痛苦，他们的儿子盖伊已经失踪了超过十五个月。警察在方圆两英里的土地上疏清运河，对公园和荒地进行彻底搜查，但关于盖伊的线索一点都没找到。

梅里克是那次调查的协调人，因此上面顺理成章地让他继续调查蒂姆·戈尔丁一案。他有可能从蛛丝马迹中得知这两起案件有没有明显的关联。但在发现具体的线索之前，他的直觉告诉他绑架盖伊·勒弗雷的家伙又犯下了他的第二起案子。

他靠在车顶，用双筒望远镜观察着狭长的铁路路堤。所有可用的警力都来这里了，在繁盛的草丛间搜寻着昨晚失踪的八岁男孩的蛛丝马迹。昨天晚上，蒂姆和两个伙伴在这里玩一种模仿某个超级英雄的复杂游戏，梅里克记得自己的儿子曾经崇拜过这个超级英雄，但这股热情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伙伴们被母亲叫回家吃饭去了，蒂姆说他还想看看把筑路石料从郊外采石场运到前方火车站的货运列车。

两个前往公共汽车站坐车外出打牌的女人说，她们在列车轨道边陡峭石坡上的树丛间看到过蒂姆的淡黄色校服衬衫——他在布拉德菲尔德的维多利亚小学上学。那是晚上七点四十分的事情，之后就再没有人见过这个男孩了。

他的面容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梅里克的脑海之中。学校里拍的标准照千人一面，但就像他能轻易地认出波浪式深棕色头发、棕黄色眼睛、鼻子和面颊上长满雀斑的盖伊·勒弗雷一样，梅里克完全可以在上百个男孩中识别出蒂姆栗色的头发、咧开嘴的笑容和哈利·波特式眼镜后面那对闪亮的蓝眼睛。盖伊失踪的时候只有七岁，比同龄的孩子长得要高，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时，正在往中心公园边沿的一排参天大树方向走，离梅里克现在站着的位置大约有三英里远。那是一个闷热的春天夜晚，发生在七点左右的事情。盖伊问母亲能不能再出去玩上半

个小时，他一直在寻找鸟巢，在树丛中一一标出它们的坐标。两天后，搜查人员在树林的远端边缘发现了他的坐标纸。那里距离从火车站延伸到废弃羊毛厂的古运河岸边大约有二十码。在那之后，再没有人找到过与盖伊·勒弗雷相关联的东西了。

现在又一个男孩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梅里克叹了口气，把望远镜筒放低。他们必须等到天亮才能对这块区域彻底地搜查一遍。他们原本抱着微弱的希望，希望蒂姆躺在某个地方伤痛难忍，却又没办法找到救援。现在这丝希望也破灭了，搜索队员心头满是找不到线索的无奈。该去寻找嫌疑犯了。从以往的经验中，梅里克知道这样的搜索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他希望把所有的地方搜索一遍，再进入下一步程序。

他拿出手机，给凯文·马修斯探员打了个电话。“凯文吗？我是堂。开始寻找犯人吧。”

“不可能找到他了吗？”

“一点痕迹都没有。我甚至派了几个人到铁轨以北半英里那边的隧道里搜了一遍，但还是一无所获。是时候开始调查了。”

“搜查范围有多大？”

梅里克又叹了口气。布拉德菲尔德警察局管辖着四十四平方英里的区域，保护着辖区内的九十万人口。从他最近读到的一份官方统计来看，这意味着区域里有三千名恋童癖，其中十分之一会因性侵而被起诉。这仅仅是冰山的一角而已，但他们也只有硬着头皮上了。“先从方圆两公里内的嫌犯开始查，”他说，“罪犯总是在自己熟悉的区域作案，不是吗？”话还没说完，梅里克就意识到随着上下班距离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到处奔走的工作；而随着购物范围的几何型扩展，人们熟悉的区域已经比他们父母那一代大得多了。“我们总要找个地方开始着手。”悲观的心态使他的声音低了下来。

结束了与凯文的谈话以后，他开始沿着铁道往前走，用手遮挡着把树林和草丛照得熠熠生辉的灿烂阳光。阳光使搜索变得更容易，这是事实。但它又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好像加重了戈尔丁一家的痛苦似